

# 艳

YANQING

# 情

〔美〕K.E.伍迪威斯著

海青译

她是谁  
一个神秘的女人  
从黑夜中来  
向何处去

她从睡梦中惊醒  
却发现失去了记忆  
裸露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中



# 艳 情

〔美〕K.E.伍迪威斯 著  
海 青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年·沈阳

Kathleen E. Woodiwiss  
Come Love A Stranger

---

本书根据美国 AVON BOOK 1984 年版译出

艳 情

Yan Qing

〔美〕K. E. 伍迪威斯

海 青 译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插页：2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465

---

责任编辑：建 平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晓 更

---

ISBN 7-5313-0250-0/I·235

定价：4.40元

## 序

阵阵细语和发动机活塞平稳的脉冲声打破了河中月色的宁静。庞大的船身下急流汨汨，巨大的蒸汽活塞长吁短叹。这艘水上巨型宫殿来到转弯处，河水冲击船身，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但这一切又是那么和谐。

船在明亮的月光下向前驶去，甲板上灯光闪烁，船头被照得通亮，但舵舱里却只有一盏罗经灯发出幽暗的亮光。这时，舵手正紧握舵轮注视着远方漆黑的河面。紧挨着舵手旁边站着的是船长。他用低沉的声音发出接近路标或浅滩的警告。在他的指挥下，客轮稳健、平安地驶过一处沙洲，驶过一片飘浮在水面上的海带群。

一位高个子、宽肩膀的男子靠在舵室后边的墙壁上，脸上漾着笑意。他通过脚下的甲板感觉到船体在坚定、平稳中前进。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紧紧依偎在他怀里，看着丈夫的面庞，显得无比甜蜜、幸福。

船长从嘴中摘下烟斗，对高个男子说，“先生，这船初航就很不错，”他粗哑的声音中带着骄傲，“它有点儿紧张，但行进起来轻快自如。”

“是这样，船长。”高个子男子边说边搂了搂身边的女人。

船长又抽了两口烟斗说：“锅炉很合适，活塞也运转正常。怎么样，我们今天大概已走了八哩了吧？这可是逆流而上啊。今年河水比正常情况下略高。”他向前靠了靠，用烟斗指着前方河流转弯处的一大片浮游物对舵手说，“转弯时最好靠岸边行驶，否则，我们也许会被那东西缠住。”

高个男子几乎未听见船长的话。他垂下眼睑，望着身边的女人。她那双碧绿色的大眼睛正脉脉含情地注视着他。他慢慢将目光挪开，“我把船头的事全交给您了，船长。如果有事，到房间里找我。”

“晚安，先生。太太，晚安。”

他们在甲板上停下来，欣赏着河面上的夜景。

“太美了，艾什顿，”她轻声说。

“你也一样美，亲爱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已经结婚了。”

“好象直到昨天我还决心做个处女。”

“仅是昨天吗？”

她柔声笑了笑，耸耸肩说：“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吧。”她双臂勾住了他的脖子，紧紧贴在他的身上，“你总是这样神速般地使女人动心吗？”

“只有当这女人象你一样漂亮的时候，”他带着疑问的神情凝视着她，“后悔没等到你父亲的同意吗？”

“不！”她又反问道，“你呢？你不再是单身汉了，你不后悔吗？”

“亲爱的莉瑞，”他吻了她的双唇，“在你之前，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生活。”

突然，水下传来“砰”的一声，接着又是“轰”地一声巨响，滚滚的浓烟从锅炉那边团团升起，吞没了“河巫号”的船尾。发动机的轰鸣声也停止了，这艘豪华的客轮象个笨重的木筏，摇摇晃晃、歪歪斜斜地向急流方向漂去。

警报器发出尖利刺耳的啸叫。

一艘小船迅速靠近客轮，一群人投出抓钩，钩住了“河巫号”的船舷。

“海盗！”艾什顿话音刚落便响起了枪声。子弹从他耳边飞过，他迅速将妻子按下。这时海盗已经登上甲板，枪声大作。

艾什顿急速脱下黑上衣披在妻子肩上，让她那浅色长裙不致成为袭击的目标。子弹啸叫着从他们身边擦过，他让她紧贴着墙边，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她。这时，身后的甲板上飞快的脚步声引起他的注意，他迅速转身，躲过一个强盗凶狠的一刺。他又向艾什顿猛扑过来。莉瑞惊叫着退到船侧的栏杆处。

这时，船身猛烈倾斜，莉瑞被抛到船舷栏杆外漆黑的夜空。刺耳的尖叫声随着她落入深水急流而消失。

艾什顿被这一声尖叫惊呆了，恐惧给了他力量。他象一只被激怒了的公牛，朝那个强盗猛扑过去，一拳就把那个家伙打得不能动弹了。艾什顿冲向栏杆，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目光在幽黑的河面上搜索着。

他看见了莉瑞。艾什顿猛地拉下靴子，抓住栏杆，正准备跳下去，只觉得头部“嗡”的一声挨了重重一击。

“莉瑞！莉瑞！”他的心在呼唤着，可双腿已支持不住，慢慢瘫软下去。他必须救她！她是他的生命。

他倒在甲板上，眼前一片模糊，但他看到一张粗野凶狠

的脸。

蔺瑞并不象看上去那么脆弱，活下去的决心在头脑中闪过：决不能让刚刚得到的爱被粗暴地从她手中夺走。她勇敢地奋力浮出水面，但那曾经给她以浮力的裙子却要把她坠入阴沉沉的无底深渊。她奋力挣扎，直到看见那海盗的手枪发出火光、丈夫随之倒下，她的精神完全垮了。方才的勇气和希望被一种痛苦的虚无所代替。冰冷的河水再一次没过头顶，她已精疲力竭，慢慢地，她的胳膊停止了划动。

# 第一章

烈焰腾腾，火光冲天，疯人院失火了。

“哒哒哒……”随着一长串的马蹄声，从火光方向冲跑过来一匹高头大马，骑在上面的骑手是位漂亮的年轻女子。她不顾一切地策马扬鞭，长长的卷发被风吹得散乱，飘在身后。急驰中，她还不时回头张望，仿佛有什么可怕的野兽在追赶她，慌忙之中，她却忽视了马正跑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

突然，前方传来一声烈马的嘶鸣和马车制动器紧急刹车的声音。她猛然清醒。马的前蹄还没落地，她已意识到她的马已奔向迎面开来的马车。当飞奔的马车向她冲过来时，她吓呆了，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但已经来不及了。

艾什顿被马车的剧烈震动从梦中惊醒，几乎将他从车座上抛下来。当车子歪歪斜斜驶进路边的泥坑时，他才意识到出了车祸。

艾什顿急忙下了车。一个女子半淹半露地躺在路边的水沟里，一动不动。他跳进水沟，将那位失去知觉的姑娘从泥泞的水沟中抱出来，放倒在湿润柔软、杂草丛生的路堤上。一束打了髻的湿发半掩着她的面庞。他往前靠了靠，但没发



现有呼息的喘动。他放下她的胳膊，突然感到她动了一下，可在她纤细的手腕上摸不到脉搏。

艾什顿近乎绝望地用手指去按她的颈喉，在冰凉的肌肤下面，他找到了他要的东西——她还活着的证据。

艾什顿弯腰又看了看姑娘，仍然没有苏醒的迹象，还是纹丝不动地躺在原地。刺骨的水使他两腿阵阵作痛。

他又把她抱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这女子身上只穿了件轻纱睡衣，而且，她也不如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是个少女。从她那丰腴的肌肤和柔和的曲线来看，她肯定是个少妇。

“海勒姆！”他向车夫喊道，“我们必须把这姑娘抬回家！”

“好吧！”

他将那失去知觉的女人放在自己的腿上，用身体垫起她，以免在颠簸的路途中加重她的伤势。

当他紧抱着这似乎很脆弱的生命时，一股素馨香气飘过鼻翼，甜蜜而痛苦的往事突然在脑际涌现。他踌躇了一下，然后坚定地将这感觉抛开。那是不可能的，他不能让非分的奢望再折磨他的心。

他伸出一只手，想撩开挡在她脸上的团团湿发。他将一缕缕金发抹到她的耳后，向后靠了靠，让亮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

他倒抽一口凉气，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莉瑞？”他失声叫了起来，一种剧烈的思念传遍全身。

他脑中浮现出他在新奥尔良的那些日子，那时，他和莉瑞邂逅相遇，结发为妻。这回忆象块巨石向他猛压过来。虽

然他相信莉瑞已经死了，但眼下，面前的女人不正是莉瑞吗？

海勒姆看到主人脸上十分激动的表情，不安地问道：“主人，怎么了？您好象看见了幽灵。”

“也许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欲望激励着他，同时还伴有一种奇怪的兴奋和恐惧。假如她是莉瑞……

“海勒姆，快赶车回家！”

这辆装备精良的马车载着重要的使命，急速飞驰。尽管夜晚寒风习习，马却已汗流浹背。

艾什顿紧紧搂抱着身披轻纱睡衣的姑娘，仿佛抱着他的心。当他再次俯身看她那美丽娇嫩的面庞时，他的心头一震，双眼紧闭着暗自祈祷：“啊，上帝，但愿她就是莉瑞，让她活下来吧！”

车内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给她那苍白的皮肤抹上一层淡淡的金黄色，这与摸上去冷如冰霜的皮肤很不相称。她那娇美的容貌、肉感的肌体令他心荡神驰。艾什顿轻轻触摸她苍白肿胀的前额，手指在发抖，眉头痛苦地拧成一团。那可能是他曾经亲吻过的地方。此时时刻，感情的波涛在他的心头翻腾，使他无法平静。

他希望眼前这位姑娘就是心爱的莉瑞，当这种希望达到顶峰时，恐惧又将他推入无底的深渊，因为时下还不能预料她的伤势如何。假如妻子失而复得，可又被从身边夺走的话，那命运就太无情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再也受不了悲剧的袭击了。

艾什顿慢慢平静下来。他努力将纷乱的思绪理出头绪来。他自己是否只是在痛苦地回忆死去的妻子？他是不是疯了？或是把自己热切追忆中的面孔加在了另一个陌生姑娘的

身上？她是梦中闪现的一点微弱渺茫的希望之火？是这种过热的希望迫使他产生出了幻觉？他毕竟是在认识莉瑞不足一个月时就与她订婚的。新奥尔良的几位朋友曾经取笑他的旋风式的婚姻，结婚时甚至还不知道妻子的名字。紧接着便祸从天降，他目睹自己的心上人被污浊的急流卷走。

从那以后，他一天天地数着，到现在已经是三年零一个月了。今天，她回来了，或者说是酷似莉瑞的女人回来了。他不得不承认有误会的可能性；但他抗拒这种可能性，想极力否认它，尽管他深深知道，这样做只会加重他的悲楚和哀伤。

他的手指沿着她的面颊寻找着，在太阳穴处停下来，在这儿，感觉到脉搏的微弱跳动。他松了一口气。

四轮马车驶进了富丽堂皇的庄园。他发现房前停着几辆马车，猜想定是祖母在家中聚会。他情愫缠绵地看了一眼怀中的宝贝。那老妇人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他带着这样一位神志不清、衣着不整的女人回家会把她吓一跳。自从他在新奥尔良的旋风般的恋爱、结婚之后，阿曼达·温盖特开始对她的孙子的密西西比河之行心怀疑忌。艾什顿虽不在乎别人的流言蜚语，但他必须考虑到他祖母年事已高的事实。

车停靠在大门口，艾什顿把姑娘轻轻抱了下来。

“快去把佩奇医生请来！”艾什顿吩咐着，一脚把门踢开，一向沉着冷静的威利斯也被弄得张口结舌，不知所措。

“主人，艾什——”他的话音在一个高音上卡住，不得不清了清嗓子重新开始，“主人，艾什顿，很高兴见到您，先生……”望着艾什顿怀里抱着近乎裸体的女人，他显然意识到事先预备的欢迎词不适合这个场面，只好目瞪口呆地看着主人急步走过。

• 4 •

阿曼达·温盖特太太正领着几位客人从客厅里走出来，她盯着艾什顿怀中的女人，愣住了。

“天呐！艾什顿，你又瞒着我们弄到一位新娘？”

艾什顿想径直把姑娘抱上楼，但又不得不向祖母做些解释，“不是瞒着你，奶奶，可是，这件事……”

“阿曼达，”詹尼弗姨妈用手指捅了捅她姐姐的胳膊小声说，“我们最好不要谈论艾什顿的事，至少不要在客人面前。”

阿曼达太太扫了一眼艾什顿怀中用透明轻纱裹着的裸体女人，说，“可穿着也太不成体统了。”

大厅里的人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奶奶，您有所不知……”艾什顿想辩解。

这时，一位客人凑上前来，友好地催促说，“来吧，艾什顿，让我们大伙开开眼，看看您的新娘吧。”

“新娘！”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从隔壁房间里飞传出来。

一个身材细长、肤色略浅的黑女人挤进人群，她就是玛丽达·劳斯。

她盛气凌人地瞭了周围的人群一眼，目光从艾什顿怀中的女人移到艾什顿那件被泥水溅湿的裤子，然后，又瞪大眼睛疑惑地看了看他的脸。

“艾什顿，这是什么意思？看起来你刚和这位姑娘在沼泽地里滚过。你真的要娶这位姑娘？”

艾什顿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很感恼怒，但他又不想在众人面前表白。

“马车出了事，玛丽达，这姑娘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

“什么？深更半夜，一位姑娘外出骑马会穿着睡衣？这话骗得了谁？”

艾什顿双唇紧闭，怒火中烧。玛丽达·劳斯从不敢对他的话提出疑问，特别是在他自己的家里，而且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玛丽达，这姑娘需要照顾，请让我过去。”

玛丽达心里明白，再吵下去对她没有好处，只好让步。

艾什顿来到二楼。三年前他曾梦想抱着自己的妻子踏上这些楼梯。现在，他抱着这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要重温旧梦。假如她清醒，他也许会问她愿意去哪个卧室，他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自从密西西比河上的悲剧以后，他一直被这种孤独困扰着。

他把姑娘平放在宽大的双人床上，沾湿毛巾，轻轻拭去苍白面颊上的泥污，然后，举起一盏灯仔细端详着这张椭圆形的脸，试图发现什么。

在精巧笔直的鼻子下面，他看到一张温柔的嘴。发黑的一块青肿暂时损坏了她额头的完美，但雪白的肌肤却仍旧完美无瑕。棕色的眉毛柔软、舒展地向上弯曲着。他知道，如果这真是他的妻子，那双眼睛应当是碧绿色的，宛如新出的绿叶在风前起舞。虽然她的金发中夹有泥巴、树叶和草枝，但仍熠熠闪光。她正是牢牢刻在他记忆中的那个形象。她一定是他的妻子。

“莉瑞，”他期待地低声呼唤着。他多久未叫这个名字了？今晚他重新喊出这个名字，难道叫错了吗？

女管家威拉贝尔走了进来，摸了摸姑娘的头。

“怎么样，她会好起来吗？”

她翻了翻姑娘的眼帘看了看。

“您不要这样发愁，主人。谢天谢地，用不了几天就会好的。”

“能肯定吗？”

“我不是医生，只能推测。”

“见鬼！”艾什顿焦躁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踱着步。

女管家被他的样子吓坏了。看来，情况很严重。

“在佩奇医生到达之前，难道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

“我们可以给她洗个澡，你也可以去做同样的事。”她看到他皱着眉头，但她清楚这是目前最明智的办法。

因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艾什顿只好不情愿地接受了，

“好好照顾她，威拉贝尔。”

“放心吧。”

艾什顿轻轻关上门，缓步在走廊上走着。在楼梯旁，他低头沉思，想努力为许多困扰的问题找出答案。

他明白，莉瑞落水后要游上遥远的岸边简直是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假如她真的创造了奇迹，死里逃生，她为什么不通知他呢？“河巫”在修复之前一直停在沙洲上。他手下的人有足够的时间沿着河两岸搜寻，但并未发现她的踪影。如果她未被淹死，为何三年来杳无音信？

他无法找出合乎逻辑并使他产生信心的解释。

为了摆脱开这些恼人的问题，他故意将注意力转移到周围的环境上。通过几年的积累和努力，他建造了这幢豪华的宫殿，但他不知道莉瑞能否接受这个家。她也许会为眼前这些东西而感到高兴，或将它与她父亲在英格兰的财产不相称地加以比较。

他的目光在楼下大厅里镶着白色大理石的地面上徘徊，

然后转向精心粉刷的墙壁。数月来，他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这时，他又忆起了忘掉的事。螺旋楼梯的上方，从典雅的石膏天花板上垂下一只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吊灯上的棱晶银光闪烁。现在已看不出它当年受损的痕迹了。当时，“下山”号船上的一个醉鬼突然闯进来，发现艾什顿不在家，便大胆地命令仆人把这大厅当靶子。但仆人却用装满子弹的手枪把那个恶棍赶了出去。后来，艾什顿雇了工匠，精心修复，大厅又恢复了它昔日的风采。

艾什顿继续环视四周的陈设，但未能从困惑中解脱。一下楼，他就被一群人围住了。

“跟我们谈谈她，艾什顿。”

“她是谁？”

“在哪儿发现她的？”

“她是这附近的人吗？”

“她深夜独自一人做什么？”

“她真的只穿一件轻纱睡衣？”

他挥了挥手，请大家原谅，并对他们苦笑了一下。

“先生们，我不是占卜家。眼下，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能说她不是这一带的人，你们谁也不认识她，很难对她为何穿睡衣进行解释，除非附近什么地方发生了火灾，她也许是从房子里逃出来的。我所能肯定的只有一件事，她完全是意外地被我们撞上，当时她正在树林里策马急驰。”

“听说她是个绝色美人儿，艾什顿，您真走运。”

“走运！”这个词强烈刺痛了他。他们怎能这般猜测？他失去了爱人，然后，也许……就在他重新找到她时……险些撞死她。

“在她平安之前，我不认为我走运。”

玛丽达在屋子对面望着艾什顿，感到阵阵刺痛，因为他没有理睬她。她考虑了几个计策以表达她心中的不满。在重要时刻与他保持距离就是一计，但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她的存在，计策失灵。如果是其他男人，她也许会愤然离去，但艾什顿太有魅力，她无法抵御他那男性的诱惑。她当然不希望损害她与他之间的微妙关系。她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决定采取更直接、更大胆的行动。

“艾什顿，你今晚的表现实在是太出格了。”

“我很抱歉，玛丽达，我本来不想发火。”

玛丽达扭过脸，让他清楚地看到她的侧面轮廓。她知道自己对男人所具有的魅力，优美的线条，高耸的乳峰，浑圆的臀部，尤其是一双大眼睛和乌黑的刘海。

“我想你不可能是帮助那小爱人儿捧在你面前的吧？你对女人太有吸引力了，”她突然有了新的念头并满怀希望地问，“或许她只是个孩子？她看上去……”

艾什顿摇摇头，“肯定不是孩子！”

“看她穿的那身衣服，她一定知道穿什么去勾引你。”

她的这番话换来的是漫不经心的一瞥，他的目光中带着嘲讽。妒意已将魔爪伸进了她的心脏，她受不了了。

终于，他懒散地向她耸了耸肩说，“实际上，她当时还披着披肩。”

“披肩里面没穿别的？”

“你愿意怎么想都行，玛丽达，无论如何，这是意外事故。”

“当然是意外，”玛丽达嘲弄地说，“她等着您的马车，然后骑马撞上去。”

“佩奇医生马上就到，我相信他会消除有关她的身世的



所有疑问。”

一阵高声的傻笑从身后传来。他们转过身，发现他们已经获得了一位听众，他是霍洛斯·蒂奇，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

“佩奇医生不能来了。”他那口气好象是要彻底显示一下他传播新闻的本领。

艾什顿知道这是个讨厌的家伙。他对自己的事漫不经心，却专门爱管闲事。阿曼达看在他姐姐的分上才邀请他来。霍洛斯的姐姐曾以敏锐的判断力从她笨拙的弟弟手中挽救了一大批遗产以及他们家的种植园。霍洛斯显然不具备他姐姐的那种管理才能和精明。他自然也是艾什顿今晚最不想见到的人。

“医生去了威尔金家，”霍洛斯宣布道，“他们又要生一个臭娃娃了。想想上次夫人遇到的麻烦，佩奇医生不想冒险了。对我来说，把那臭娃娃扔掉对他们更有好处，想想他们要养活的那几张嘴吧。”

“您坐下来时没有经过精心选择，真是太遗憾了。”艾什顿幽默地说。

霍洛斯满脸通红，头发直立，犹如一头发怒的豪猪。

“我……我奉劝你，艾什顿，说话要有礼貌，别忘了你船上的部分棉货都是我的。”

艾什顿哈哈大笑。

“我是在和你姐姐做生意。我给她的利润高于其他的船，假如她想另谋他就，别的种植园主就会找上门来。”

“别谈这个，艾什顿，”科琳萨·蒂奇插话说。她老于世故，从不犹柔寡断，不是那种遇事保持沉默的人。

“我知道在哪收益最多——”她狠狠地瞪了一眼她弟弟